

美 国 新 科 技 探 案 小 说

A novel by Easton Royce
Based on the television series
created by Chris Carter
Based on the teleplay written
by Howard Gordon

THE X FILES

闪电人



赵蔚华 王思钧 译

少年儿童出版社

序

西方的小说从文艺复兴时期的现实主义到诸如《尤利西斯》那样的意识流,以及尔后的种种现代派,其创作风格和流派的变化,是很大的。但是,小说的内核和本质还是写人,写人的心理、思想与命运,以及它们与当时社会环境的种种适应与开拓、矛盾与冲撞,这个原则是不变的(中国小说亦然)。

九十年代以后,随着世界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美国开始流行一种以高科技(诸如生物工程、星际飞行、电脑技术)等为背景的侦探破案小说,将当前先进的科学技术加上适当的科幻想象,使它在现实生活中发生种种离奇古怪的甚至骇人听闻的案件,然后以推理、侦破的形式演绎故事,使读者在阅读完这些故事后对我们生活的这个地球上的人类社会产生批判性的反思,同时又对人类的未来、对茫茫宇宙产生一种童话式的向往与联想。而这种向往与联想是以科学为依据的,

因此，它在发挥小说的功能(美学功能)的同时，又可激励青少年去努力学习，追求科学与真理。正因为如此，我觉得这种形式的小说，对我们当今中国的青少年读者，是有益的。同时，这些小说又与影视同时推出，也增强了它们的影响与效果。

很高兴地得知少年儿童出版社肯花钱引进这套有意义的书。我们相信它在丰富我国小说的品种、开阔读者视野、传播科学文化方面，都会起到积极的作用。

萧乾 文洁若

1998.8.2

骇人听闻的发现

联 邦调查局的特别探员斯考利用戴了手套的手指头拨开杰克·哈蒙得的一只眼睛的眼皮，凝神瞅着眼皮底下这只毫无生气的眼珠。她发现眼珠的晶状体表面有一层白色的云雾状薄膜，挡住了瞳孔，接着她又察看了死者的另一只眼睛。

“双目都患有白内障，”她望着默得说，“可能是高热所致。”

“可能？”福克司·默得用微微有些吃惊的眼神看着他的搭档。

说着，默得回头拿起了解剖台上放着的一只塑料口袋。这只袋里装着一块被烤焦的肉——几乎焦透了，只有少数的地方尚可辨认。

这实际上是一个人的心！

“可能是高热所致？”默得重又问了一遍，“就是说这个小伙子的心在自己的胸膛里被烤熟了！？”

第一章

一场暴雨刚过，而另一场大暴雨又将来临。在奥克拉荷马州康纳威尔地区的一个小镇上，那座狭长的购物中心前面的露天停车场上，地面湿漉漉的泛着油亮的光。购物中心晚上 8 点就关门，而现在已经是晚上 11 点钟了，周围的行人几乎已经绝迹。

这个购物中心并不大，只由一家便民商场、一家洗衣店和一家电动游戏机房组成。便民商场和洗衣店都已关门，只有那电动游戏机房营业到午夜。

此刻，那停车场上只有一辆汽车。这是一辆送货用的敞篷车，虽然下雨，车篷却仍然没有撑起。

这辆车的主人叫杰克·哈蒙得。在这样恶劣的天气里，夜间给人送完披萨，他憋了一肚子的怨气，像罗希摩火山一样，需要爆发。因此，他来到了这间游戏机房，想借这电动游戏机发泄出来。

眼下，游戏机房里只有杰克一个顾客。他在一台游戏机的投币口投下一枚硬币，便揪动按钮、拉起操纵杆玩了起来。他玩的是“真正的大屠杀”第二集。杰克玩得十分投入，觉得眼前没有敌手，好像自己就是屏幕里的那个杀手，将所有对手全撂倒了！不过，他此时的感觉再好，也没有像自己在念高中时踢足球那样激动无比了。杰克告别足球，已经整整两年了，并且从此以后，人也瘦掉了20磅。

杰克拼命地按按钮，使劲地拉操纵杆。他常来这里玩，几个月前，他就进入了这家机房列出的“高分英雄”的名单了。但是，在这台机器上，杰克还是输给了一个署名叫“D·P·O”的人。杰克不知道这个人是谁。他希望今晚在这台机器上可以战胜他。然而，他在其中两局里仍然输了。

他不甘心，上了第三台，结果还是输了……

“喂……嘿！”一个单调的声音从杰克的身后传来，“那是我玩的机器！”

杰克扭头一看，见是一个身材瘦弱的男孩，上身穿着T恤，头上戴着一顶油腻腻的棒球帽站在自己的身后。“我刚去了一下卫生间，”那个男孩说，“现在我回

来了。”

杰克端详一下这个男孩：十八九岁的模样，但粗看起来比这个年龄还显得小些，他那阴郁的脸上，露着晦气，但可以看出他的智商也不过如此。杰克很不喜欢他脸上的这种神情，觉得带有这种令人不能忍受的表情的男孩，常常是会专门给人惹麻烦的祸首。

“管他呢。”杰克觉得自己想得太多了，便将注意力收回到游戏机上。然而他又迟了一步——他看见屏幕上自己的杀手的脖子上中了空手道小子致命的一击。

“好球，玩完了！”这是屏幕里发出的合成声音。这声音以一种嘲笑的口气宣告了游戏的结束。与此同时，一道雪亮的红光映照到了杰克的脸上。

杰克猛捶了一下机器的边缘，转过身对那个干扰他游戏的男孩大声嚷道：“你的脑子有毛病？”

那男孩睬也不睬他，棒球帽檐下的那双眼睛依然阴郁：

“这是我玩的机器。我刚才正在这里玩。”

“刚才？你在这儿？笨蛋，现在它不属于你了！”杰克从口袋里掏出一些硬币，放到机器上去，表示这台机器现在归他玩了。

那男孩露出一丝苦笑：“也许你没有听懂我的意

思，”他说道，“这是我玩的机器！”

“是他玩的机器。”另一个声音道。

杰克回头一看，见是一个留着一头长发的胖伙计，他的腰间挂着一个找零钱的小包。他名叫巴特，但人们都叫他“零汤蛋”。给他起这个绰号的原因是显而易见的。

“你是什么东西？游戏机房的警察？”

“不，我是游戏机房的夜班经理。”零汤蛋傲慢地说，“要是换了我，现在就会让开。”

杰克忽然意识到这个瘦弱的男孩可能就是“D·P·O”。“OK，”杰克说，“那我们就来玩一局，比比看。”

然而，杰克的脑子里想的可不是比赛。

杰克跨上前伸手一把揪住那瘦男孩的脏 T 恤，将他提起来大约离地一两英寸高。

“我先来。”杰克将那男孩摔倒在地上，就只管自己玩起了游戏机。

那男孩的棒球帽被碰掉了，露出头上的一块大疤。

“怎么回事？把你脑袋碰坏了还是怎么的？”杰克注视着他说。他以为那男孩会迅速用帽子盖住头顶，狼狈地逃走。但是事实上，他并没有离开。

正在这个时候，电源突然中断了。

“噢，老兄，”零汤蛋说，“你真不该这样！”

大伦·奥斯沃尔德躺在地上，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可以看出，他不是为了平息心中的怒气，而是在积聚力量。这时游戏机房长长的走廊里一片漆黑，只有外面停车场上的路灯放射出微弱的光亮。

大伦终于从地上爬起来，并且俯身拾起掉落在地上的棒球帽，将它重新戴到了自己的头上。虽然被对方激怒了，但仍然保持着一副很“酷”的样子，他觉得这样做才有意思。

突然，机房角落里的自动点唱机突然自己响了起来，开始高声播放“夜行人合唱团”的歌曲。这是大伦最喜欢的乐团。

大伦向着杰克·哈蒙得直逼过去。虽然他们同住在一个镇上，而且从高中起大伦就对眼前这个大个子有点印象，但由于他们并不是同一个生活圈子里的人，因此从未正式交往过。

“该让我玩了吧？”大伦盯着杰克问。他的语气在平静中带着阴冷，就像暴风雨即将来临的那一刻。

杰克的心里害怕起来，脸上露出了略带畏惧的神情。他开始不知所措地后退，并喊了一句：“我不想和

你浪费时间!”说着,就拔腿向机房的出口处奔去。

外头停车场上的空气比机房里清新多了。但杰克却迷迷糊糊的根本就搞不清刚才在游戏机房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不过,他本来也不想去搞清楚。

他跳上自己的敞篷车,转动车钥匙发动车子。忽然,汽车收音机自己大声响了起来,播放的乐曲似曾相识。

噢,杰克记起来了——这首歌曲就是刚才游戏机房里的自动点唱机播放的“夜行人合唱团”的那首歌曲。

“只不过巧合罢了。”杰克想。他一伸手关掉了汽车收音机开关。但奇怪的是,收音机依然在播放这首歌。

这怎么可能?!他吃惊地去拧转收音机的频道开关。

然而,这首歌曲仍然在播放!

与此同时,在游戏机房里,那个瘦弱的头上有疤的男孩大伦正在门口注视着他。

杰克的头皮一阵发麻,他连忙用手一拉排挡,脚向油门狠狠踩去。车子骤然起动,轮胎在湿漉漉的水泥地上划出鲜明的痕迹,就像飞机起飞和降落时那样。

小镇上最近发生了好几件怪事:起先是有一群科

学家带着避雷器材到山坡上去研究闪电，接着在小镇的交叉路口又出了一连串车祸。然而这些事情与刚才游戏机房里的那个瘦男孩的神秘行为相比，就不算什么了。因此，杰克撞到他手里，也是在劫难逃了。

当杰克的车正逃出停车场时，突然熄火了。不是失速或爆炸，是车子死火，发动机停止转动了，当然车子也就停了下来。

杰克拼命转动钥匙，企图重新发动车子。但是他徒劳无功。

而汽车收音机里的音乐，却没有停止——仍然是那首歌曲。

“啪——”的一声，车上的照明线路爆裂。杰克伸出头一看，车子外面的那个披萨外送标志起火了。这是杰克得到的唯一警告。来不及由他思考对策，一阵强烈的电流就击向他的胸部，然后迅速向他的手、脚和头部传去。他只来得及感到浑身发麻和眼球膨胀，身体就被剧烈地从驾驶座上掀起。

刹那间，杰克·哈蒙得感到浑身的痛楚简直难以忍受。与此同时，他也意识到自己恐怕无法活着逃离这个停车场了！

他的手指正在被高压电流刺激得弯曲痉挛。他想

伸手打开车门,可是手早已不听使唤,而剧烈的震动使他的头碰到了车门……除了意识到死神正在来临,他已别无选择。

而大伦·奥斯沃尔德,此刻正站在游戏机房门口冷冷地注视着杰克·哈蒙得被电击得痛苦不堪地死去。

事情结束后,大伦撤去了对杰克那辆车的音响的控制。于是,停车场上又恢复了宁静,只有一缕青烟从那辆敞篷车的驾驶座上飘出,扩散到寂静的停车场上空,飘向那一盏盏昏黄的街灯……

大伦转身回到游戏机房里。零汤蛋忠实地等候在那里。他微笑着交给他一个启动游戏机的铜板。但大伦没有睬他。

大伦将自己头上的汗水擦去,走到那台刚才在玩“真正的大屠杀”第二集的游戏机旁,那机器便神秘地运转起来了。

大伦脸上的肌肉微微抽动,他又全神贯注地开始了一轮新局,就像刚才玩游戏机的客人刚投进了一枚硬币时那样。

“我这次又要破纪录了,老兄。”大伦说着,拉动了操纵杆。

第二章

华顿镇大楼和康纳威尔地区的其他一些建筑一样，是一座灰色、古旧而又普通的建筑物。一般的人经过时，连看都不会多看它一眼。但大楼里有镇政府的职能部门——包括税务局、社会服务中心、讲演厅等等，当然还有警察署的法医处。

镇上的法医斯坦·巴克司顿当然见到过不少检验尸体的同行。但是，像眼前由联邦调查局派来的这位的做法，他却是从没见过。他内心十分焦躁地看着这位年轻的联邦调查局的女探员解剖死者。这个死者就是在昨天晚上已被他斯坦宣布死亡的杰克·哈蒙得。

她和她的那位看来有点紧张的搭档三十分钟之前刚刚赶到。一进斯坦的办公室，他们便亮出了联邦调查局的证件。从证件上看，那个年轻女子叫苔娜·斯考

利，她的搭档叫福克司·默得，他们都是联邦调查局特别探员。苔娜·斯考利亮明身份后便对斯坦说她是一个训练有素的病理学家，要求马上检查杰克·哈蒙得的遗体。

斯坦·巴克司顿做完自己的工作，从来就不习惯认真地复查一下的。因此他有点担心。他怕这个来自华盛顿特区的女医生会查出他工作中的一些漏洞，尤其是在死因问题上。当初判定：杰克·哈蒙得这个大男孩在晴朗的夜晚遭雷殛而死。

像所有的法医一样……

只见那女子戴着护目镜，俯身仔细检查死者的一只耳朵，然后将尸体的头翻转 90 度，再检查他的另一只耳朵。检查完毕，她起身望着她的搭档。

“两只耳朵的耳膜都破了。”苔娜·斯考利用的语气虽然平静，但说罢后还是轻轻地叹息了一下。

斯考利因为工作的关系经常检查尸体。她曾经遇到过比眼前尸体糟得多的情况。但尽管如此，每当她与尸体打交道时总会感到心情沉重——这些肌肉、骨骼都来自一个个活生生的生命，他们都曾经是充满希望、野心和梦想的人啊！

她用戴了手套的手指头拨开杰克·哈蒙得的一只

眼睛的眼皮，凝神瞅着眼皮底下这只毫无生气的眼珠。她发现眼珠的晶状体表面有一层白色的云雾状薄膜，挡住了瞳孔。接着她又察看了死者的另一只眼睛。

“双目都患有白内障，”她望着默得说，“可能是高热所致。”

“可能？”福克司·默得用微微有些吃惊的眼神看着他的搭档。

说着，默得回头拿起了解剖台上放着的一只塑料口袋。这只袋里装着一块被烤焦的肉——几乎焦透了，只有少数的地方尚可辨认。

这实际上是一个人的心！

“可能是高热所致？”默得重又问了一遍，“就是说这个小伙子的心在自己的胸膛里被烤熟了！？”默得对斯考利说，“你倒解释解释看。”他经常用这种语气同自己的搭档说话。

“我承认，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局部组织损害……”镇上的法医吞吞吐吐地说。

“沿着胸骨有烧伤的痕迹，”斯考利接过巴克司顿的话头，“胸骨上的这些伤痕类似受了电刑或接触高压电线触电的情况。”她指着那个大男孩尸体胸部的伤口说。

巴克司顿点了点头，表示同意她的看法。但斯考利却用眼睛注视着她的搭档。默得用自己的目光鼓励她继续分析下去。

“但是尸体上找不到电击点。”说着她用征询的目光转向巴克司顿。

问题的症结就在这里。她在心里想道：事实很简单，但是找不到明白合理的解释——这个大男孩体内好像有一个巨大的微波炉，他被整个儿从里面烤熟了！

“我推测，”巴克司顿谨慎地选择字眼，“闪电先击中了汽车，然后这个男孩才被电死。”

斯考利心想，这没有道理。她甚至怀疑巴克司顿自己也明白这一点。不过她又想，如果换成自己，也未必能作更加合理的解释。

斯考利又回头看看默得，仔细揣摩他的心思。她知道他一向思考缜密，不知道这次他看出了什么蛛丝马迹。

诚然，自从作为默得的搭档，她亲自体验到了这个世界上许许多多超乎她的理解能力的事情，这些情况她做梦也是不可能想象的：比如在北冰洋的冰层下面长期被封冻住的寄生虫；喜好吃别人脂肪的怪癖者等等。